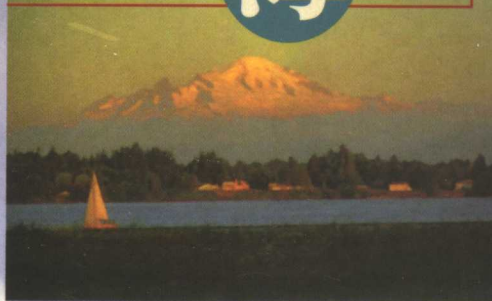


凤子

人间海市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NJIANHAISHI

1267/1137

人/间/海/市

凤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金城

美术装帧：王志伟

人 间 海 市

凤 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4 字数 31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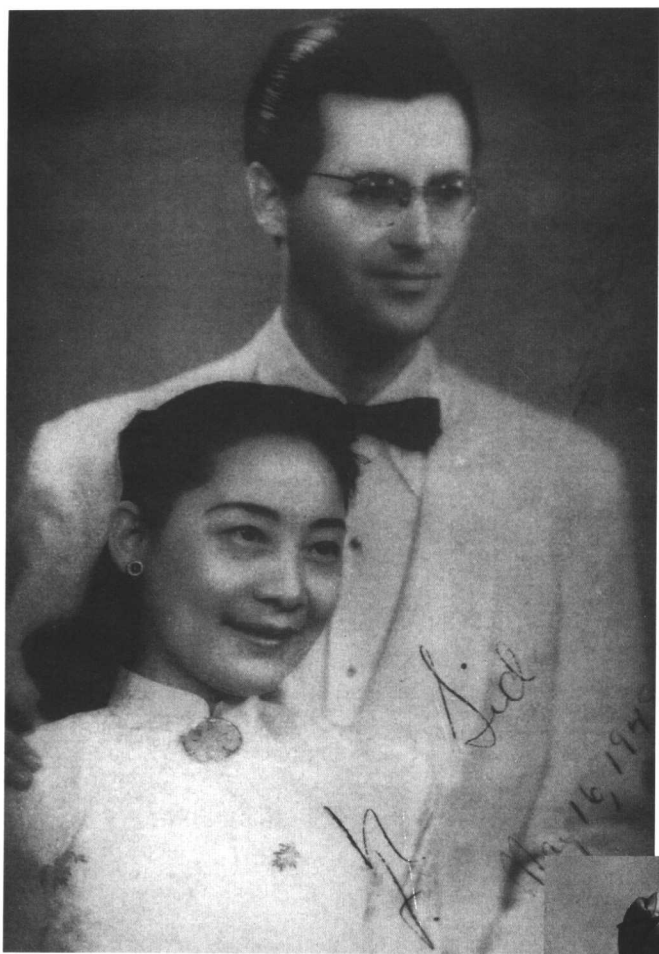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739-1/I·1407 定价：20.80 元



晚年的凤子



1948 年 5 月 16 日新婚留影



二战中的美军下士西德尼·沙博理

1944 年摄



晚年，在北京什刹海南官房胡同小院里



1994 年 3 月，凤子与沙博理在深圳植物园

金 婚 别

——代序

沙博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的八十岁生日，我的工作单位——外文出版局为我举行了一个午餐会。我的中外老朋友和同事们都在场，还有几位高级官员。朋友们举杯祝贺，一些讲话的同志善意地夸大了我的成就。

我也讲了话，讲的是中文。我说：“没有在座诸位的帮助和鼓励，我取得的那点小小成就，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简短地回顾了我在中国的岁月，特别赞颂了两个已经去世的亲密朋友——司徒慧敏和美国医生马海德^①。

“我最感谢的那个人，”我说，“她今天不在这里，因为她还住在医院里，刚开过刀，没有完全恢复健康。我讲的是我的爱

^① 乔治·哈特姆，他1936年得宋庆龄帮助，与斯诺一起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参加工农红军，任军委卫生部顾问，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中国革命和中国卫生事业，直到1988年病逝。

人凤子。我知道用‘爱人’这个词，现在已经不太时髦，可是说老伴好像太粗，‘夫人’更不合适，好像什么经理的阔太太。我觉得还是‘爱人’好，因为它的意义不但是夫妻之间的爱，也是同志之间的爱。凤子确是我的很好的同志，一九四七年我刚从美国来，在上海认识了她，她那个时候做一些危险的革命工作。开头我不知道，后来她发现我越来越恨反动统治阶级残酷地剥夺老百姓，她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他们在上海做文化工作。我开始明白革命的大道理，也参加一些革命工作。比如，把国民党当局要抓的同志藏在我们家里，让地下党的同志在我们家用短波偷听延安的广播；与《密勒氏评论报》的舒子章一起，帮助学生出一个进步的英文杂志；在我的办公室秘密安排，把孙夫人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一些药品送到解放区，等等。”我讲到一九四八年五月我与凤子结婚前后，我怎样卷进了中国的革命浪潮，讲到这年秋后，我们和寒春（一位美国核物理专家，她的未婚夫阳早当时在解放区工作）一道打算由北平去华北解放区，讲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我说：

“凤子在我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国际活动中，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她使我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爱和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我深深地感激她。”

但那时我不知道，她永远不会回家来了。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她在医院里安静地去世。时年八十三岁。

在她生前，我们已经说好，身后丧事从简，谢绝亲友吊唁，不举行遗体告别。

我再一次怀着深深的感激想起她。她让我在她远行以后，

能够安静地在我们共同生活、起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这间不大的客厅里，在她的书桌前陪伴她，想念她。桌上堆着她的书、她的文稿。她在案头的像框里向我微笑。

我们钟爱的女儿亚美陪着我，我们一起翻阅，清理她写的书、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她的文稿、像册……直到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寒风凛冽，我们全家：亚美、女婿太平和我，还有剧协的工作同志，送她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她最后远行。我们疼爱的外孙女小郭馨在美国上学，她打来电话，发来传真，向奶奶告别。

在她留下的作品中，我发现了她的一篇回忆录，写于一九九三年十月，是一份愉快的、明确的我们将近半个世纪共同生活的总结。她称它为《迎接金婚——八十自述》。在文章的结尾，她说——

这十五年，我和沙博理都先后退下了工作岗位，但我们都还未放下手中的笔。沙博理编写了一本又一本书（《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的犹太人》、《中国古代刑法与案例故事》），新近完成了《马海德传》。我则经常写点短文给报刊补白，现在整理，并继续写《八十自述》。

我们爱过，怨过，只有今天才似乎有所相知。才相互了解彼此的为人、脾性、喜、怒、哀、乐。漫长的岁月，战争，“运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人的性情有时几乎被扭曲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才发现彼此的长处和弱点。

沙博理曾说：“我在中国的时间比在出生地美国长，我对中国的感情比对生我、养我的美国深。随乡入俗，中

国老一辈朋友都说我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青年或者说中年时具有的火爆脾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悄然消失了，我们学会了尊重对方的意见，学会了不强加于人。

老年人的固执、孤傲，似乎在我们身上已失去了宣泄的机会。

当然，我们都有老年病，什么心脏、血压……可是有药控制着，都还不严重。

我们居住这所老旧的民房里，有一方小院。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养花。我爱月季，他喜欢各种花草、盆栽，各有所爱，互不相扰。养花要精心，活儿抢着干。每年仲春时节，第一茬月季出了芽，绽开了花，我们轮番到院子里花丛中观赏。花盛开了，就约几位老朋友来家玩，共同观赏。

我们家的小院在北城风景区什刹海附近，早晚可以沿着海子散步，观赏海子边四季和早晚的景色。

金秋的北京真美！人生的金秋真美！

.....

我们的生活，在凤子一九九六年初去世前那短短的三年中，远不是像她一九九三年描绘的那样一幅田园诗一般的图画。她忍受着病痛和不适，我苦恼无助地看着那不可避免的时刻临近。

她对我们将近半个世纪的结婚生活的总结，基本上是准确的、真实的。我可能把一些细节写得不一樣，但是她完全抓

住了我们之间很深的爱情的复杂情况，和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动荡不安。

我想起在我们婚后所有这些年的生活中，在她这篇回忆录之前的任何文章中，她从来没有提到过我。当她写到我们一起做的许多事情当中的某件事情时，我简直就不存在。要是我早些注意到，我还能问问她为什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在这篇回忆录中好像是打开了防洪闸，她的爱和赞美一下倾泻了出来。我非常感动。

凤子于我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一条不断的溪流，其间流淌着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个社会的精髓。由于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它已成为我的中国。凤子，Phoenix^①，我的中国的凤凰。我爱上了凤凰，也爱上了中国龙。了解和热爱中国这条东方的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凰。

只是现在，她离去以后，她多方面的大量成就才被充分认识。除了是一个优秀的散文家，她也是一个舞台上和银幕上的女演员，一个小说家，一个编辑，一个戏剧家，一个地方戏的支持者，一个影剧评论家，一个成长中的人才的发掘者，一个能干的行政管理人。

凤子去世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和她工作多年的《剧本》月刊，为她举行的追思会上，她的许多好朋友和同事们赞扬她坚定地忠诚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她终生从事的戏剧事业。她对不诚实行为和腐败，直言不讳的愤恨，她对人的关心，

① 英语，凤凰。

她对名利的全然淡泊。

海内外认识她的人纷纷发来传真和信，哀悼这位十分“令人喜欢的”、“可爱”、“聪明”，如此“热情”“美好的人”的离去。我不知道他们是让我感到好过些，还是更坏。

幸运的是她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我可以从中听到她的声音，欣赏她的天资，她的文采，感觉到她活泼的思想。我细心阅读它们，借以得到慰藉——我发现它们都是关于人物、地点和事件的精心刻画印象。这些印象加在一起，构成中国过去五十年、六十年历史的一幅精美的镶嵌画。凤子如诗的散文，不仅很美，而且给人很丰富的知识。只要人们能够阅读，她将永存。

我得知她曾期待的几件事都将在一九九六年实现，不禁悲喜交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决定出版她最后的一本散文集《人间海市》。我的《马海德传》（英文版叫做《马海德：一个美国医生乔治·哈特姆在中国的传奇》）将出中译本《马海德医生在中国》。我心爱的译著《明王朝至毛泽东时代中国文学精选》，将在外文出版局的熊猫出版社赞助下问世。外文出版局的另一部门，新世界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自传《我的中国》英文版。

生活在继续。在我们的院子里，郁金香已经长出来，它们的花苞正在变黄，美丽的花朵就要绽放。凤子的月季丛地上，尖尖的红蓓蕾，奇迹般地在长节的深色茎皮上生长了出来。

自然，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的中国在继续前进，沿着一条新的未知的航线，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宇宙中迂回曲折地奋勇前进。

凤子，你说：“相隔万里，在太平洋两岸生活互相隔膜的我

们，竟然相守了四十五年！再过五年，就是我们的金婚纪念日了。为了迎接我们的金婚，我叙述了我们相处一生的点滴足迹。这些留在中国和国际环境中反射过来的点点历史痕迹，对我们的朋友也许可以添一点对我们所生的时代的理解。”

时间好快，明年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六日，我们的金婚纪念日就要到来了。我将把你的书和我的书，你的《人间海市》和我的自传《我的中国》中、英文版，献给这个金婚的日子！还有你种在我们院子里，春天盛开的月季花。

一九九七年四月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苏予据沙博理《我的中国》中文译稿摘编。）

目 录

金婚别(代序).....	沙博理(1)
--------------	----------

足 迹

重访“一桥讲堂”.....	(3)
人间海市.....	(9)
话说什刹海.....	(19)
重庆赞.....	(24)
话青岛.....	(29)
兰州礼赞.....	(32)
在伊宁.....	(34)
西北行断想.....	(38)
天池情思.....	(42)
雪山·戈壁.....	(44)
君子兰.....	(48)
港游札记.....	(53)
漫话黄鹤楼.....	(63)

忘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	(69)
说说团泊洼·····	(74)
新娘的面纱·····	(85)
镜泊湖记游·····	(92)
广州花市速写·····	(98)
山美水美人更美·····	(102)
留学热潮中的一星浪花·····	(106)
访以色列·····	(111)
我是当兵的·····	(123)
香港脱险·····	(139)

心 声

记冰心·····	(171)
访巴老·····	(175)
贺于伶·····	(179)
记荒煤·····	(184)
永不褪色的记忆·····	(188)
心曲·····	(196)
茶事琐忆·····	(199)
郊游观感·····	(203)
胡同·小院·人家·····	(206)
读叶浅予自传·····	(209)
访病中吴作人·····	(212)
生命·····	(215)

思.....	(218)
解脱.....	(221)
友情一解.....	(226)
无题.....	(230)
有感.....	(235)
有感于年事已高.....	(239)
记忆.....	(242)
彩色人生的点缀.....	(247)
马缨花.....	(254)
值得一记的晚会.....	(256)
听啊,什刹海的诉说	(260)
晨曲.....	(264)
又是杨花穗子飘香的时候.....	(267)
春到海边走.....	(272)
记一次风灾.....	(275)
过年与红包.....	(278)
我爱珠海.....	(281)
学电脑.....	(284)
学习茅公.....	(287)
读《长江万里图》前三部.....	(293)
访问梅兰芳氏的一则旧文.....	(301)
喜得《人世间》合订本.....	(306)
一个业余戏剧工作者的回忆.....	(311)
人生第一课.....	(326)
我的几位师长.....	(333)